



回忆与思念: 志愿军老兵忆峥嵘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近期在央视播放两轮的电视剧《跨过鸭绿江》, 将这首当年唱响大江南北的赞歌作为片尾曲, 把人们的思绪一下子又带到70多年前那场难忘的战争。“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70多年过去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用鲜血铸就的国家尊严, 从此写在中华儿女的脸上, 志愿军战士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的无私无畏的精神, 从此铭记在中华儿女的心中。本报收到收到两位志愿军老兵来信, 讲述了他们独特的战争经历, 用事实告诉人们: 抗美援朝浴血奋战, 用百万“联合国军”覆亡正告世界, 古老的中华民族拥有顽强不屈、敢打必胜的意志, 决不允许任何列强恣意挑战中国的底线!

炮火中的手术

志愿军40军120师 阳至诚



战士们抢救被敌机轰炸起火的军用物资



■ 当年的阳至诚

我是1949年进入军校, 1950年来到40军120师, 抗美援朝中, 我两次赴朝参加医疗救护, “三千里江山”给我留下深刻烙印。1951年2月, 我带领十多名年轻的卫生兵从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由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掌握制空权, 我们为了减少损失, 主要在夜间行军, 尤其要通过三九线上的“卡口”——清川江, 进入前方战区。敌人千方百计封锁清川江桥, 我们三人一小组, 利用敌机轰炸间隙,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江面浮桥。当时敌机一边往天上打照明弹, 一边俯冲轰炸扫射, 激起水柱, 但志愿军分队凭着机智和勇敢, 都顺利地冲到江对岸。那次过江后, 部队特意给我记了功。那时候, 朝鲜战局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美军在陆地上讨不到便宜, 就以优势航空兵打击我方交通线, 以期窒息志愿军后勤, 美军指挥官把这一毒辣战法称为“绞杀战”。最艰难的时候, 志愿军不要说武器弹药, 连救死扶伤的医药器材也十分短缺。为保证前线急需, 我们医务兵跟着卡车夜间运输。我军在公路沿途设有瞭望哨, 听到敌机飞临时会鸣枪警示, 让汽车熄灯停驶, 飞机走后, 就敲汽油桶, 让汽车开灯行驶。不过开车时, 司机被马达声响包围, 往往听不到警示, 必须有人坐在车厢上转达警示, 我们医务兵听到枪声就敲打驾驶室, 提醒司机关灯, 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保证医疗器材补充到前线。1953年3月, 我们师向盘踞梅岷里东山和马踏里西山的美军陆战1师出击。师后勤

野战所就设在距前线十多里的坑道内, 我所在的手术组用木板搭成手术台, 用汽油灯作照明, 不停地救治伤员, 进行简单的外科手术。一天, 卫生队洗晒纱布敷料, 被美军航空校射机发现, 遂指引炮兵覆盖, 一发炮弹打到坑道口, 造成两死两伤, 其中一位医生姓柳, 是我的学友及战友, 我们同住一个坑洞的一张土炕上, 看到他鲜血淋漓、牺牲倒地的场景, 我和其他战友们悲痛万分, 但我们没有屈服, 而是以百倍仇恨去坚持战斗。正义终于战胜恶魔。1953年7月27日,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 当晚10时, 整个三八线上实现停火。我们兴奋万分, 高兴得彻夜未眠, 高喊: “祖国万岁! 我们胜利啦!”不久, 我们回到祖国, 1956年我光荣退伍, 此后一直工作在医务系统, 直到1994年离休。作为战争的亲历者, 我能生活在今天经济繁荣、人民幸福、国防强大的伟大祖国, 亲身感受全国人民对抗美援朝精神的无比崇敬, 我想对197653名志愿军烈士说: “祖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奉献, 我们将以你们为榜样, 继续跨过‘新时代的鸭绿江!’”



■ 女卫生员火线抢救伤员

从黄浦江到鸭绿江

志愿军高炮师 张卓

一点补充

■ 张卓给本报的来信

新民晚报11月8日第15版(军界瞭望)刊登的《苏军高炮兵的“援朝岁月”》, 不仅展示了中苏两军的战斗情谊, 还引出了上海地气的军史佳话。对此, 我作一点补充。我是一名志愿军老兵, 在八朝作战期间, 曾与苏军歼击航空兵、高射炮兵、探照灯兵协同作战, 痛打了侵略美国空军的嚣张气焰。据当时统计资料, 参与我国东北战役的苏军歼击航空兵先后有12个师, 参战飞行员7000多名, 击落击伤敌机1097架, 击毁敌坦克325辆, 摧毁飞行场120处, 安葬于大连苏军烈士陵园。同时, 苏军的两个高炮师也驻扎于安东(今丹东)及鸭绿江上的水丰发电站等地, 共击落敌机212架。朝鲜战争停战以后, 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 苏军高炮师的官兵全部回国, 武器装备全部留下, 上级指定我们部队予以接收, 同时接受苏军的技术培训, 我们部队原来



■ 高炮师战士报告空情(非张卓本人)

我是一名志愿军老兵, 也是新民晚报军界瞭望专版的忠实读者, 去年11月8日贵报刊登文章《苏军高炮兵的“援朝岁月”》, 不仅展示中苏战斗情谊, 还引出非常接“上海地气”的军史佳话, 作为亲历者, 我想作点补充。新中国成立时, 防空力量弱小, 我所在的高炮师基本使用从国民党军缴获的杂牌武器, 像法国哈乞开斯式机枪、德国莱茵式20毫米机关炮、日本八八式75毫米高炮, 甚至连自沉军舰上拆来的火炮也拿来应急。刚解放时, 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军频繁空袭上海, 中央军委急调我师参加防空作战, 部队一到, 时任市长陈毅对我们师长张强生(老红军)说: “你们马上去浦东, 守好上海东大门。”部队开到一片人烟稀少、阡陌纵横的水网地带, 沿周家渡到白龙港, 从外高桥到低沙滩吴淞口部署绵密的对空探测网和火力网, 阻断敌机轰炸航线, 上海终于有了集中精力搞建设的和平环境, 各行各业突飞猛进, 敌机有时只能在长江口外的海面上, 偷窥一下而不敢轻举妄动。然而上海空情刚刚稳定, 美国侵略者就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高炮兵迅速北上, 先保卫鸭绿江沿线的水电站、机场、桥梁等设施, 后来进入朝鲜纵深, 保卫战略要地和交通线, 在战火中

成长。作战期间, 我们曾与苏联支援的歼击航空兵、高炮兵、探照灯兵协同作战, 我们学到很多战术战法, 取得不少战果。当年, 志愿军高炮兵有个战斗誓言——“大炮上刺刀, 人在炮在阵地在, 有炮弹就要和敌机拼! 只要你炸不死我, 我就要把你打下来!”美军飞行员大都参加过二战, 经验丰富, 战争初期占据空中优势, 不光见人就打, 连一头牛都要投弹, 造成极大威胁。我们不拘泥于苏军教材里“四炮一所”(每个阵地四门炮、一个指挥所)的布阵法, 有时候将高炮一字排开, 在公路两侧织起火网, 专门对付低空飞机, 令敌人心惊胆寒。不仅如此, 我们还采取真假交织的办法, 当美军侦察机出现时, 假阵地的高炮先开炮后转移, 而隐蔽在真阵地上高炮严阵以待, 专打后面过来的美军攻击机群, 不少敌机因此掉了翅膀。1953年朝鲜停战后, 苏军高炮师官兵全部回国, 武器装备则全部留下, 上级指定我师接收, 同时接受苏军的技术培训。我们不仅拆装苏制高炮, 还有师属和团属专用对空情报雷达、连级炮瞄雷达, 这些“千里眼”能让高炮炮手在夜间无需探照灯配合也能精确打击, 成为全天候作战的防空部队。几十年后, 随着喷气歼击机、地空导弹等兵器服役, 我们用过的高炮已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每当我看到这些“钢铁战友”的身姿, 总会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 高炮兵凯旋归国

志愿军痛歼英军王牌坦克



■ 百人队长坦克抵挡不子志愿军的攻势

势”。战役中, 志愿军要突破临津江, 重新打开进军汉城(今首尔)的大门。当时, “联合国军”沿临津江设置重兵, 其中隶属美国第1军的英军29旅防守临津江西侧, 与志愿军63军形成对峙。29旅由汤姆·布罗迪准将指挥, 队伍里都是二战老兵, 还配属第8团C连的百人队长坦克, 战斗力还可以。奇怪的是, 英军没有深挖战壕, 设置铁丝网, 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坚守很短时间, 美军就会来换防。战斗在4月22日打响, 志愿军第一波炮火全砸在美军阵地, 英军一开始没有受到冲击, 他们看着映红半边天的炮火, 内心还有点庆幸。没想到23日凌晨, 志愿军强渡临津江成功, 29旅防线崩溃, 主力格洛斯特团被孤立渡口附近的高地上。29旅旅长布罗迪哀求美军驰援, 自顾不暇的美军“卖个人情”, 把属下最无能的菲律宾第10营派过去, 他们有美国军援的M24霞飞坦克, 和29旅装备百人队长坦克的C连一起开赴前线。然而, 霞飞坦克和百人队长坦克的搭配很不协调, 由于后者功率太低, 往往非军坦克突破志愿军路障后, 英国坦克却跟不上,

战至24日凌晨, 负责无线电联络的一辆百人队长坦克出故障, 堵在路中央, 导致英菲坦克集群陷入混乱, 志愿军趁势反攻, 英菲军人只好丢下坦克溃逃。当志愿军63军军长傅崇碧涉水渡过临津江时, 迎面遇见一队英制坦克(显然是百人队长)正往北开, 这都是志愿军缴获的, 由于中国士兵不会开, 就押着英军俘虏开。



■ 抛弃在临津江前线的百人队长坦克

饮恨马良山

经历临津江惨败后, 朝鲜战场上的英军进行调整, 第8团转隶英联邦第1师, 该师由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组成。1951年10月3日, 该师进攻志愿军保卫的马良山, 它紧靠三八线, 如“联合国军”占领, 则严重威胁着三八线以北朝鲜国土。10月3日凌晨, 英联邦第1师先攻马良山外围的高旺山, 由英国皇家苏格兰团为主力, 第8团的百人队长坦克提供掩护。志愿军早就布设大量地雷, 使得大批坦克因中雷或陷入沼泽而丧失机动能力, 而志愿军依托工事采取“阻、打、藏、反”相结合的战法, 扼守纵深要点, 导致英军伤亡惨重。经过反复争夺, 英联邦师靠着兵力和火力优势, 勉强

夺取高旺山, 接着向马良山发动进攻。10月5日凌晨, 担负主攻的英联邦一个步兵营借大雾向目标进发。9时许, 该营B连已走完一半路程, 然后D连超越B连接近马良山主峰, 这时候大雾突然散了, D连完全暴露在志愿军面前, 指挥官孤注一掷, 命令手下发动冲锋, 同时命令停在半山腰的百人队长坦克拼命开炮。中国战史记载: “敌军约一个营向我防守的马良山东南山脊攻击, 我军击退敌军数次冲击后, 即撤至后续高地。”7日, 英军以1个步兵团在60余辆百人队长坦克的支援下, 向马良山主峰轮番冲锋, 至15时占领。然而, 英国皇家苏格兰团1营换防控制马良山不到一个月, 便在志愿军凌厉反击下输得一干二净, 从此“联合国军”再未染指马良山一寸。石宏